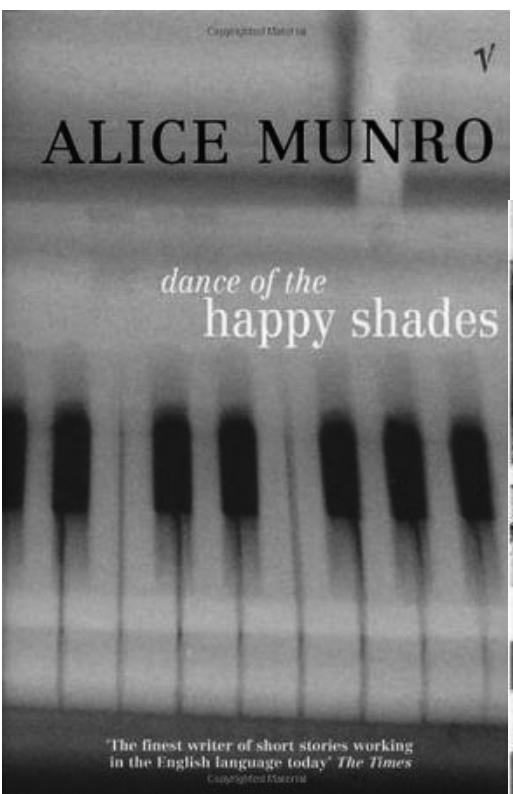


“碎片故事”中的大千世界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

2012年新作《宝贵生活》▶

(上接5版)

女性形象 地域特色 全知叙事

简单说，门罗的创作有三大特征：

首先是突出的女性形象。从一开始展现少女在成长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描写她们如何与家人相处，如何设法逃离所居住的小镇或者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到后来书写中年女性生活的艰辛、养育子女的困苦，再到后来描写女性人到老年的孤独与悲伤。可以说，从门罗的作品中，我们大体可以归纳出一个女性一生成长的轨迹，也能隐约体会到作者对女性从青年到老年成长过程的深度思考。

门罗的女性形象，又可以分为少女形象和女人形象。门罗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作了众多的少女形象。她们都经历了从少女时代到恋爱结婚、再到为人妻和为人母的经历，总是在生活中四处寻找意义。而每当她们意识到性的力量以及巨大的潜在混乱时，意识到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时，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社会关系时，往往在其走到人生关键时刻之际，而这一时刻，又往往与作者无情地解剖家庭关系融会在一起。像在《少男少女》(Boys and Girls)中，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少女从小就把自己看作是父亲的帮手，帮着他干农活。但随着她进入青春期，女性意识在觉醒，过去对自己的男性角色定位也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质疑，她最终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少女啊”。

门罗还将多个母亲形象写入作品中，这些



形象给人极为真实的感觉。其实，在作品中，门罗总是以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以此作为中心题材。在《宝贵生活》中带有自传色彩的4部短篇中，门罗的母亲形象更为突出。她的个人生活令人悲伤，命运对她来说也很不公平，而她敢于去面对命运。门罗曾把自己的外婆乃至叔祖母等形象写入作品，因为这些人物在其少女时期，比母亲对自己起了更大的作用。

在作者对男性与女性的认识中，《太多的欢乐》(Too Much Happiness)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代表作者对男女之别的认识：“要牢牢记住，男人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时候，却把房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带在了身边。”我想，这形象地说明了女性在生活中、特别是在婚姻中的挣扎与困境。

第二，鲜明的地域特色。门罗的创作背景就是其所生长的安大略省，具体而言是其下辖的休伦县中的小镇。在门罗80多年的生活中，除了有十多年生活在温哥华等地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安大略省西部的小镇上。而她写作的一大特征，就是作品总是围绕着小镇及小镇上的人物而展开。这一点，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写作围绕山东高密如出一辙。门罗认为，这里的地方文化对自己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个人一旦在一个小镇中居住久了，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会见识各色人等。需要注意的是，门罗正如福克纳一样，虽然作品的人物局限于小镇，但这不仅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作者的想象力。我们既能看到其精彩的现实书写，也能在那些安静而平凡的描写中，不时地发现一些新鲜的意象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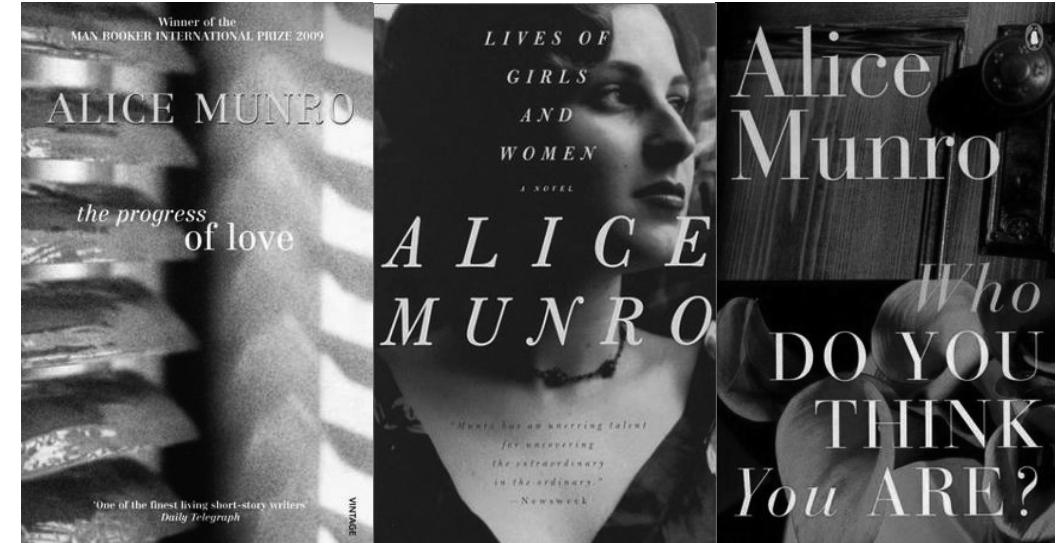
者新式的人物、耀眼的物体、闪光的思想，照亮了整个场景。如在《海边旅行》(A Trip to the Coast)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天空泛白、凉爽，亮光横扫过来，照亮了天际，仿佛就在一个贝壳之中”。像这样对人物、场景和人的状态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第三是全知的叙事模式。门罗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属于全知全能型的人物，她/他们似乎了解一切。有批评家经常把门罗的这一创作特色与美国南方作家相提并论，这不无道理，但就其人物而言，门罗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更加复杂多变一些，也有将其创作风格归结为“南安大略的哥特小说”(Southern Ontario Gothic)。门罗写作喜欢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故事情节

的重视。那么，门罗为什么要选择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呢？

门罗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极其清楚。她认为自己生长于边缘地带，同时，也很高兴自己处于一种非主流的写作状态。如果不是边缘化，自己或许没有这样的信心，也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再比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3位获奖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主，加上某些创作特征，门罗难免会被看成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女权倾向的作家，但门罗对此持否定态度。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因为自己并不以那样的方式去看问题。

因此，就其文学创作形式而言，短篇小说无



门罗的部分短篇小说集英文版

与契诃夫的作品有类似之处，情节居于次位，甚至有时并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但正如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其简洁明快、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总会促使读者有幡然领悟的一刻，或者在恍惚之间得到一种启示。

总体而言，门罗的创作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与纪实性的写作。她的作品既可以从作家个人生活中找到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到作者生活中的事和事的影子。门罗曾说，自己从来不会为写作素材担心，因为，家乡就是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源泉。

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先例，即第一次把桂冠授予一个专事短篇小说创作而较少创作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家。

在文学世界中，长篇小说一直都是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几乎是众多作家首选的文学表达方式。而短篇小说则往往难以被看重，一般被认为是杂志所青睐的文学形式，甚至被有些作家看作业余消遣时的副产品，即便是结集出版的小说集，往往也很难受到批评家和大

众的重视。那么，门罗为什么要选择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呢？

门罗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极其清楚。她认

为自己生长于边缘地带，同时，也很高兴自己处于一种非主流的写作状态。如果不是边缘化，自己或许没有这样的信心，也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再比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3位获奖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主，加上某些创作特征，门罗难免会被看成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女权倾向的作家，但门罗对此持否定态度。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因为自己并不以那样的方式去看问题。

因此，就其文学创作形式而言，短篇小说无

为“当代契诃夫”，这个称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当然是对门罗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度评价，认为她已经进入到了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的行列之中。其次，门罗以其家乡为背景的创作如此精彩，她笔下的那片土地完全可以像“契诃夫的村庄”、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县”那样，成为“门罗之镇”。再次，门罗对作品的人物毫无先入之见，同时，更主要的是，其作品既不穿插意识形态，也无太多政治因素的考量，仅是平实地反映小镇中的女性形象、讲述那里所发生的甚至并不惊心动魄的日常故事，同样使其作品具有了文学之美。

门罗的作品富有洞见，具有怜悯之心，虽然深入探讨了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及特性，但很少把自己的评价加诸于人物身上，而是留待读者去思考。就艺术创作手法而言，门罗的故事不重故事情节，但引人思考。在小说的开始部分，作者也并不暗示未来的故事会向何处发展。为此，有批评家认为，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在缓慢的行进中突然就转了向，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而有时，作者则通过一个奇怪的字眼结束全文，让读者回味无穷。《海边旅行》讲述了11岁的梅与外婆的故事。当外婆在最后死去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词“victorious”(胜利、凯旋之意)。这就不能不引发读者去深思，为什么作者要以这个词来结尾？是想说明她就此解脱了，还是说梅的生活到头了，抑或有别的原因？这些，都值得读者深入思考。

门罗的创作给人以启示。身为作家，出身和身处的环境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的恒心。门罗的父母都不是作家，也无法对其进行指导，而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她的很多影响甚至相当负面。门罗所身处的小镇也并非文学小镇，不过是世俗的大众社会之一角罢了。她曾经谈到写作时说，只要大家努力工作，都可以做到。

其次，文学创作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就连主题也不必宏大不可，完全可以是些凡人琐事，重要的在于文学能否反映人间那份普遍的情感，能否去思考人生的莫测所带给人们的种种困惑。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门罗不写长篇小说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从她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长篇小说中可以想要的一切。

再次，文学可以关乎政治，也可以关乎民族，这些都可以使文学走向世界；同样，文学单纯表现个人，单纯反映一隅，单纯描写人性，同样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在评论门罗时，有人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家庭现实主义，也有人说魔幻现实主义，但无论何种主义，无论何种研究方法，文学就是文学。即便是在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文学依旧应该保持其反映人性这一最基本的特征。

阅读门罗，我们大体上可以感触到人生之不确定与世事之变幻莫测。有批评家说，我们从门罗的作品中看到的无不是逼真的人和事，这不是模仿，它就是现实，就是我们人类本身。或许，这正是门罗作品的意义所在。

翁斯洛：欧洲乐坛的一颗流星

□沈大力

每年，巴黎盛夏的“星辰之夜”天文科普活动都将数万个想探索宇宙来源的人们引向无垠的苍穹，目不暇接地仰视繁星。据天文学家估计，几亿年来，那夜空的星云中就闪烁着数百万颗星辰，《荷马史诗》里述及空悬地中海上七星座，哥白尼则发现被奉为神祇的太阳只不过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星球。何况，中国古代远在哥白尼之前就看到了太阳上有黑子。一念及此，笔者在异邦都会的“星辰之夜”心驰神秘的超新星、白矮星、中子星，顿起“天问”之意，将天空星辰的生命周期与地上凡人的浮沉现象相联系。就拿欧洲乐坛来看，海顿、巴赫，乃至维瓦尔第，都是一颗颗朗朗的“明星”，而同样才华横溢的法国19世纪音乐家乔治·翁斯洛(George Onslow)却变成一颗如箭一般掠过的“流星”，难得再见其踪影。然而寻觅，蓦然瞥见翁氏却在“灯火阑珊处”。

法国上卢瓦尔省的“天主椅”镇耸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哥特式圣罗伯尔教堂。像在巴黎和不少城镇一样，这里每年夏天举办“古典音乐会”，至今已是第47届。在20来场交响乐演奏会的曲目中，有威尔第为悼念他崇拜的意大利浪漫派作家孟佐尼而作的《追思曲》和意大利另一作曲家维瓦尔第的《葛洛丽亚》。艺术节今年选择威尔第作品，是为纪念《阿伊达》和《奥赛罗》的曲作者诞辰200周年。本届音乐会节上，人们出乎意料地又重新听到了乔治·翁斯洛的“浪漫组曲”，而翁氏已被乐坛弃置了一个半世纪。追溯往昔，翁斯洛曾被尊奉为“法兰西的贝多芬”。这样一位天才音乐家竟然被后人完全遗忘，盖因其生时不屑为自己的声

扬，进入了“德意志名人殿堂”，不像瓦格纳那样受人责难。他先后为全欧洲各大交响乐团接受，有几场弦乐作品演奏会是由门德尔松亲临指挥的。

翁斯洛与门德尔松可称至交，二人当时被舒曼视为维也纳古典派传人，与当时在法德两国泛滥的庸俗音乐潮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于1825年在巴黎邂逅，一见如故。1829年，两人又在伦敦重逢，由“伦敦交响乐学会”主持，同时演奏了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乐”和翁斯洛的“第二交响乐”，彼此的艺术灵感交益深。1845年2月8日，门德尔松从法兰克福写信给翁斯洛，回忆他曾在巴黎跟翁氏共同度过的短暂而愉快的光阴。翁斯洛则在他的一封信里怀念门德尔松的巴黎之旅。那回，门德尔松在一次德国音乐家作品演奏会上，走过来将指挥棒交到翁斯洛手中，由法国音乐家继续指挥乐队。尽管法德两国音乐文化有差异，但后者欣然接受，显示二人相互尊崇，心有灵犀一点通。

法国驰名小提琴手兼评论家亨利·勃朗宁习惯将翁斯洛与门德尔松相提并论，称他们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脉相承，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构成“全欧洲管弦乐名副其实的两大支柱”。欧洲主要报刊在报道音乐讯息时，也往往倾向于将翁斯洛与门德尔松放在一起称颂。

人们将翁斯洛与莫扎特、海顿并列，称他为“法国的贝多芬”。女钢琴师法朗柯断言：“翁斯洛可与贝多芬和门德尔松媲美，不愧为法兰西在管弦乐领域里的象征。”当年，人们都认为他有能力在欧洲乐坛传承浪漫派思潮的精华，艺无止境地绽放异彩。1829年，他被聘为伦敦交响乐协会荣誉会

员，1842年取代凯鲁比尼，当选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名列柏辽兹之前。

翁斯洛深受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影响，坚持传统音乐创作及乐器演奏的质量，认为轻佻的罗曼司、方阵舞曲和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笑剧、轻浮喜剧，以及下流谣曲是对这一艺术的偏离，而用艺术来牟利则更为庸俗。这正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观的要旨，预言了20世纪现代派商业化流行音乐的颓靡。

翁斯洛的作品除多样的弦乐重奏外，尚有4部交响乐、3部歌剧。歌剧是《维加的审判官》(1824年)、《货郎》(1827年)和《吉斯公爵》(1837年)，均得以演出。后一部作品虽受柏辽兹极力推崇，却始终没能搬上巴黎大歌剧院舞台，埋没至今。

翁斯洛待人慷慨和蔼，秉性谦逊，颇具乡村绅士风度。他生前并未像许多艺术追求者那般对巴黎趋之若鹜，而是眷恋故乡，在当地举办慈善音乐会，救济贫穷者，颇受邻里的尊重和爱戴。当地人特别喜爱他的一首弦乐四重奏《子弹》，那是他一次狩猎受伤卧床时谱写的。曲中节奏紧凑，反映在森林里行猎的实感，曲调生动活泼。1833年10月3日，翁斯洛在克莱蒙-费朗辞世，葬于卡赫莫墓地。今天，扫墓者到此，可见他墓碑上铭刻着柏辽兹像是给逝者盖棺论定的评语：“自从贝多芬死后，翁斯洛执掌着器乐演奏舞台的权杖。”

事实上，“法国的贝多芬”并没能如柏辽兹所愿的那样“主宰”法国乐坛。恰恰相反，翁斯洛的踪影逐渐消隐，在法国乐坛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与他生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声名相比，他在现代社会“失宠”确实是个费解的



乔治·翁斯洛

“司芬克斯之谜”。一代英华，生时昭昭，一旦死去，竟如同秋后落叶般被世风吹扫进墓园孤寂的角落。

曾有专家评论，翁斯洛的管弦乐以其丰富的和谐、亮丽的色彩、音色的奔腾激越以及抒情题材的热忱，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先河，不失为一位“真正的浪漫诗人”。但是，他的弦乐四重奏和五重奏在技法上有相当难度，后来的演奏者都不容易驾驭，以至于望而却步，似乎也是其作品被长期搁置的缘由。可是，帕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独奏随想曲，尤其是小提琴协奏曲、奏鸣曲、变奏曲和四重奏的难度也不可谓不大，为何能够长演不衰？着实令人诧异。翁斯洛的传记作者波迪默·雅姆2003年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了解翁斯洛的重大障碍之一，在于演奏者很难找到他谱写的乐谱。就拿室内弦乐四重奏和五重奏来说，尽管这些作品在他在生时演奏范围很广，但总谱已经佚失。”实际上，其中18部散落民间，不久前由美国人从欧

洲收藏家手中买到，长期埋没后才“重见天日”，受到美国伊利诺伊州“高伯特室内音乐协会”的高度重视。在法国，音乐史学家卡尔·德·尼斯从1966年开始钩沉翁斯洛一生丰富多彩的音乐创作，历时30余载。德·尼斯1996年去世，继他之后，在法国广播电台工作的波迪默·雅姆开始专题研究，分析“翁斯洛现象”，强调指出：“我们有责任让大众再听到被遗忘的翁斯洛音乐。”

2013年夏季文化艺术节期间，“天主椅古典音乐会”推出翁斯洛的管弦乐作品，实现了维护和发扬法兰西民族遗产的庄重承诺，也恰如音乐人杰-克里斯多夫·布依松在《2013年法国艺术节指南》序言里指出的：“使人愚钝的‘电视写真’节目和体育竞赛喧嚣也该让位给真正的艺术表演了！”此语大概会令时尚的弄潮儿不悦，却有意间道出了被世态变动抛弃者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瞻望人类前程未卜的迷惘。